

BBC

DOCTOR WHO

盗梦贼

(英) 史蒂夫·莱昂斯 著

王金晶 译

BBC

DOCTOR WHO

The Stealer of Dreams

盗梦贼

(英) 史蒂夫·莱昂斯 / 著

王金晶 /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DOCTOR WHO: The Stealer Of Dreams by Steve Lyons

Copyright © 2005 Steve Lyons

First published as Doctor Who: The Stealer of Dreams by BBC Books, an imprint of Ebury, Ebury Publishing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or Who is a BBC Wales production for BBC One. Executive producers: Russell T Davies, Julie Gardner and Mal Young. Producer: Phil Collinson. BBC, DOCTOR WHO and TARDIS (word marks, logos and devices) are trademarks of the British Broadcast Corporation and are used under licenc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engdu Eight Light Minutes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ver is produced by Woodland Book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8-47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梦贼 / (英) 史蒂夫·莱昂斯著; 王金晶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33-3175-3

I. ①盗… II. ①史… ②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091 号

盗梦贼

(英) 史蒂夫·莱昂斯 著; 王金晶 译

责任编辑: 汪 欣

特约编辑: 姚 雪 胡怡萱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付 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175-3

定 价: 34.00元

版权专用,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它又来了，她能听到自己床脚的动静。

她试着做个听话的乖孩子不去搭理它，闭紧双眼咬紧牙关，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低哼，以及高楼下方远远传来的晚间车辆通行的嗡嗡声上，不去想房间里拖拽的脚步和爪子抓挠的声响。

这些努力起了点作用，但时间不长。那些声响带来的安慰给了她些许勇气——直到她用尽肺里的空气，不得不停下哼哼。

于是，她只能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身体火烫内心冰凉，把脸死死埋进枕头，又用被单把自己紧紧裹住，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藏起来。

好像这样它就会走开。

姬米不想做坏孩子，可怪物确实是真的。它真的在那里，就是不愿意放过她。

“这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大白屋里的医生这么说过。

“你已经十五岁了，姬米。”她母亲曾一边抽泣，一边撕扯着自己蓬乱的头发说，“你不能继续沉迷在这个……这个幻想的

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必须长大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就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样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做个正常孩子呢？”

姬米讨厌看到母亲那样，所以长久以来，她从没告诉过母亲怪物的事情。

也从没告诉过她，两年前发生在学校的那场意外。那是姬米上学第一个星期里的事。老师从她桌上抓走了平板，看到打开的文档后吓得倒抽了一口气。姬米此前从未多想过，她不过是在神游天外的时候，随手涂鸦了几笔。

上初中的时候，从没有人关注过她的涂鸦，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图画竟会突然之间让他们如此大惊小怪。全班同学的目光都烙印在她身上，有人震惊，有人讥诮，还有人仿佛对她的不知所措感同身受。

“也许你可以向我解释一下，”她的老师不无轻蔑地说道，“这张画跟早期太空先驱的维生需求有任何关系吗？或者说，它跟任何真实存在的事情有哪怕一星半点的关系吗？我可从来没见过现实生活里见过如此奇形怪状的生物，你见过吗？在座的同学们有见过的吗？”

“病态思想的产物。”学校发给家人的邮件中这样写道。

大白屋里的人用电脑给姬米播放了各种不同的形状，问她那些都是什么，又全盘否定了她的回答。

最开始的时候她还力图反驳，也试着告诉他们怪物的事情。但她不喜欢他们给的药片的味道，于是后来她便学会了顺从他们的心意。她学会了说电脑里的形状就只是形状而已，怪物都不是真的。

在那之后怪物就成了她的秘密，直到今天。今天下午，突然提早回家的妈妈吓坏了她。

就跟当年的那个老师一样，妈妈抢走了她的平板，随后狠狠地砸到了地上。她哭个不停，抓着姬米来回晃动，差点把她的骨头摇散了。

姬米也哭个不停，没吃晚饭就被赶上了床，歇斯底里的威胁在她耳朵里回响——“你是不是还想回那个地方？是不是？！”

她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小会儿，又在黑暗中醒了过来——有个怪物在她的房间里。

哪怕并不愿意，高度紧张的神经也使她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搜寻怪物的动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这份沉寂本该令她如释重负，但如果怪物只是在假装呢？就跟她自己一样，一动不动，一语不发，好骗过对方。

她别无选择了，她必须去看看。迟疑着抬起头，她近乎无声地祈祷了一会儿，直到她想起医生们对于祈祷的看法。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间里的阴影看了好一会儿，想努力看出

些所以然来。它们在移动，在变换形状，但那只是街对面建筑物上信息屏的光影在变化，并从窗帘的空隙投射进来了，对吧？

然而，转瞬的亮光让她看见了它。怪物那肌肉虬结的暗色身体，正弓着背蹲伏在地上，一条干瘪的胳膊，软软地搭在她的椅子上。

还是说，那只是她在愤懑不平时，扔到一旁的衣服？

她瘫在床上动弹不得，嗓子发干，忍不住想大喊。但她知道一旦自己叫出声，妈妈就会进来打开灯，怪物就会消失不见，而妈妈会再一次对自己失望至极。

那如果她自己去开灯呢？如果她能逼自己踩过巨大的地毯，去触摸传感开关呢？

可万一她中途就被怪物从背后扑倒了呢？

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知道她一直以来都没有说谎了，可惜那时已经太迟了。

她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妈妈是这么说的。她已经成熟到可以用逻辑来处理这些事情了。如果怪物是真的，那它为什么没有一早就杀了自己呢？

医生们也问过她这个问题。她当时回答说，也许是因为每次面对怪物时，自己都竭尽所能地一动不动。医生们闻言面面相觑，纷纷摇头。

“我们只是在试着帮助你。你难道想这辈子都担惊受怕吗？”

医生们问她。

此时此刻，躺在黑暗中、被怪物吓得动弹不得的姬米，终于做出了决定，她一点都不想再继续害怕了。她会设法鼓起勇气的，她会站起来走到传感开关边上。她会打开灯并且转身看，看自己的床脚，是不是真的有个怪物。

然后她就会知道真相了，就会知道怪物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一只脚刚踏上地板，她就仿佛听到了警告的嘶声。那怪物好像随着她的动作紧绷了起来，做好了随时扑上来的准备。于是，还没能迈出第二只脚时，她便又一次吓得全身僵硬了。

她听到了怪物的呼吸声，但那也可能只是她自己粗重的喘息在耳旁回响。她瞥见怪物的目光闪动，但那仍可能只是窗外信息屏的内容，在房间里那块屏幕上反了光。

随后她听到了一声咆哮。这一次，她忽然惊恐万状地确信，房间里真的有只怪物了。

姬米从床上一跃而起，堪堪躲过了扑上来的怪物。她能感觉到怪物擦过了她后背的睡裙，以及它猛地撞进床垫造成的冲击。它在她身后咆哮了起来，而她也尖叫着冲向开关，绝望地祈祷自己能及时开灯，祈祷着灯光能让怪物消失。

然而怪物还是扑了过来。它热烘烘的呼吸夹杂着唾沫，喷洒在她的脖子上。它的爪子陷进了她的肩膀和肋骨，粗壮的尾巴缠上她的双腿，绊住了她。姬米摔倒了，接着被怪物沉重的躯体压

在身下，她哭嚎着踢蹬着，双手捏成拳头，无能为力地捶打着地毯。

她不知怎的挣脱了压在身上的怪物，设法翻过身来。有那么欢欣鼓舞的一瞬间，她以为自己可以逃出生天。

然而下一秒，怪物巨大的黑色身影又压了上来，爪子刺穿了她的肩膀。被钉到地板上的姬米，只能看到怪物黑洞洞的大嘴和里面的三排利齿。

还有它下唇上那一小撮蓝色的毛发。

就跟她的涂鸦如出一辙。

1

她就不该点薯条，这都是博士的错。他自己倒是早就习惯了在不同世界和时间线中来来回回，胡闹着玩儿。他应该给她点暗示，告诉她这个世界的薯条不是炸土豆条，而是炸别的不知什么玩意儿。也许是种本地蔬菜，质地太软颜色太蓝，吃起来油腻腻的，还会在嘴里留下一股辛辣的余味。

推开盘子的时候，她又感觉到了一阵熟悉的难过。有时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偶发细节，让她意识到自己离家到底有多远，让她意识到自己正呼吸着未来的空气，另一个世界的空气。

另一个世界……

罗丝还是觉得，这一切对她来说有些难以消化，就好像她的大脑无法同时处理这么多信息，就好像她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哪怕这里看起来跟人类世界相差无几，如出一辙的……乏善可陈。拥挤的人行道上铺满了废弃的包装纸，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建筑……几乎无一例外，全是混凝土高楼，它们毫无个性，不过是把人装进去的大盒子罢了。就跟地球上的那些一样，罗丝

心想，在她出生之前就建好的那些。太令人失望了。

这里就跟伦敦或者任何一座美国的大城市差不多。从他们桌旁那布满油迹的窗户向外望去，罗丝看到汽车排成一条长龙，在不远的路口前各自按捺着一触即发的愤懑不满。就算此时有辆红巴士突然从路口钻出来，她也不会太吃惊。

注意观察细节，她想。就拿菜单来说吧，它不比一张普通的卡纸厚，但是能够投射出自家特色菜肴真实的香味质谱图。还有汽车都是靠空气动力飘浮在路面上的，喷出的气流搅起了地上的沙砾。还有那些海报般平整的电视屏幕，似乎占据了每一寸可用的界面。

这就是罗丝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新闻播报员从每一栋建筑的外墙上低头看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被配上了字幕，使它们不至于淹没在永不停息的交通噪音中。咖啡厅里就有两块屏幕：一块在她身后，另一块在她前方。罗丝发现，自己很难把目光从杰克上校身后的那块屏幕上移开：

“第Ⅳ-Ⅳ卡帕零区的安东·赖兰六世先生，正在庆祝他努力得来的晋升。在为统计处理办事处工作了三十七个年头之后，赖兰先生成了高级分析专员，级别为蓝。对于自己的飞速晋升，赖兰先生说道：“这意味着我每天的税前收入增加了2.4个信用点，我的停车位也……”

博士正兴致勃勃地对付着自己的食物，那乐在其中的模样，

和他对付奥顿塑料人¹、斯利森人²以及其他外星怪物时别无二致。不过，在狼吞虎咽的间隙他抬了抬眼，顺着罗丝的目光看了看屏幕，然后咧嘴笑了起来。“啊，我懂，”他说，“这些可不是什么‘人咬狗’一类的大新闻，对吧？你还要吃那些炸薯条吗？”

“我对休息一段时间没什么意见。”杰克满不在乎地说道，咬了口自己的汉堡。罗丝完全不想知道，汉堡肉可能是什么外星生物做的。那些炸薯条已经让她展开很多可怕的联想了。

杰克认识博士的时间不如罗丝来得久，但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宣称自己出生在五十一世纪，据他说，他这辈子都在太空中穿梭，甚至还经历过时空旅行。

当然啦，杰克的话从来就不可信。

“不过我也不想住在这儿，”他继续用慢吞吞的美国腔说道，“这里肯定是全宇宙最无聊的星球了。”

“呃，不好意思？”博士说道，“我不做‘无聊’的事情，只要你认真去找，每个世界都会有些新奇有趣的东西。”

“哎，”罗丝调侃道，“我还以为只有在那些蹩脚的老电影

1. 即“活着的塑料”，每个个体与整体意识相连的生命体，多表现为类似人体模型的塑料人，行动迟缓机械。最早出现于《神秘博士》老版第7季第1集《太空先锋队》。新版剧情中出现在第1季第1集《罗丝》。

2. 经营家族事业的臃肿外星人，最早出现于《神秘博士》新版第1季第4、5集，它们策划了一起飞船坠落事件，杀了不少人，并穿上死者的皮取而代之。其终极目的在于摧毁地球并将其贩卖。

里，未来世界的人们才会穿连体衣呢。”

“是啊，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原因，”杰克说，“因为我们的打扮。”

博士皱起了眉头，“有吗？”

“有几个人，不太明显。估计觉得咱们都是些怪家伙。”

“挺久没人这么叫我了。”博士说道。

“嘿，也许咱们能趁机在这儿捞上一笔。你觉得呢，罗丝？咱们可以开这里的第一家时装店。你设计，我推销。”

“这是罗丝时间线上的未来，”博士提醒杰克，“我觉得她应该想不出什么东西，是这里的人们没在某个历史时期见过的。”

“所以这个修车工打扮算什么？”罗丝问道，“时尚潮流的表现吗？”

“比起这个我更操心时间，”博士说道，“现在正好是——”他照例玩起了假装看腕表的把戏（至少罗丝认为他是在假装），“2775年，但这里的科技还停留在二十七世纪，甚至更早。”他若有所思地嗅了嗅空气。

“这说明？”杰克问道。

“这通常说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罗丝接过话茬，享受着这个炫耀自己见多识广的机会，“这说明某个人或者某个什么东西正在阻碍科技进步，对吗，博士？”

“也许吧。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些人逃离了地球，找到这个

美丽新世界，却只把已经被他们抛诸身后的一切照搬过来？”他没给罗丝回答的时间，“你觉得这座城市已经存在多久了？久到连土壤都磨蚀殆尽，久到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但是这里的人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好——有对此做过什么吗？”

他说着说着嗓音就高了起来，仿佛在指责所有坐在附近的人。罗丝希望能够找回些对话的私密性，便凑上前去小声说道：

“但是他们还在造房子，我们在来的路上看到建筑工人了。记得吗？他们用那种飞碟一样的玩意儿代替了脚手架。”

“他们是在停车场和广场上造个不停，”博士不屑地摆摆手，“还有，我怀疑这城里是不是连一根草也没剩下来。”

“说得没错。”杰克说道，“他们推倒摩天大楼，用更高的摩天大楼取而代之，不断加高建筑而不是扩展城市面积。塔迪斯说这个星球的丛林覆盖率是多少来着，博士？”

“超过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但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有在城市边缘看到任何施工的痕迹。”

“当年的移民们肯定在刚来时就清理出了一片区域。”

“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扩张过了。”罗丝反应过来，“他们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努力把更多人塞进这块地方。”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了解一下这个地方了。就从它的名字开始。”博士在椅子上扭了扭，看到了他背后正准备离开的中年女士。她刚刚用一张塑料卡在一台读卡器之类的玩意儿

上刷了刷，正一边往外走，一边别扭地把卡片往屁股口袋里塞。

“你看上去像是一个可以给我们答疑解惑的人。”博士说道，“这个星球，它叫什么来着？”

罗丝闻言，颇为夸张地龇牙咧嘴一番，随即捂住了眼睛；而杰克只是咧嘴笑了起来。

那位女士被吓着了，“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是在给我下套？”她狐疑地扫视四周，似乎指望着能看到一台摄像机。

罗丝从自己的手指缝里，看到了咖啡馆的其他顾客那不敢苟同的表情和一个劲儿的摇头。

“这里是殖民星球4378976，德尔塔四号，”那位女士接着说道，“我不清楚它还有没有别的名字，也不知道你们在打些什么主意。祝好！”她从博士旁边快步冲了过去，头也没回地蹿上了大街。

“瞧见了么？”博士得意扬扬地说道，“这就叫打草惊蛇，好极了！”他抓起一把罗丝的炸薯条，塞了满嘴，随后才注意到她正抬着眉毛盯着自己。他四下看看，嘀咕道：“就让他们看吧，我们可是这间屋子里最有趣的人了。”

“你是个疯子，你知道吗？”罗丝笑着说道。

“非常抱歉，打扰了，先生们和这位女士。但我必须请你们离开这里了。”

一个矮壮敦实的男人出现在博士身旁，他穿着白色的连体衣，

而不是常见的灰色。他歪着脑袋，用鼻孔对着他们说道：“你们的打扮和行为非常，怎么说呢，令我的其他顾客感到困惑。”

“感到困惑？”博士注意到了他的用词。

罗丝不知自己是该生气还是觉得有趣，“我们可没打搅到任何人呀。”

“你的意思是，就因为打扮得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们就得被踢出去？”杰克问道。

“我说，朋友，你以为这里是萨伏依酒店¹吗？”

“要是现在就走，”穿白衣服的男人轻蔑地说，“我也许就不计较你们先前在这儿大放厥词了。”

“行吧，”博士迅速说道，飞快地站了起来，“反正也到我们该走的时候了。你对这些薯条的看法是对的，罗丝，它们难吃极了。”

餐厅经理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嗓子，“你们的饭钱，先生。”

博士把他皱巴巴的皮夹克上的那些口袋从头拍到尾，然后满脸愧疚地看着自己的两位朋友。与此同时，新闻播报员的声音，从咖啡店两侧的电视屏幕里，对他们展开了双面夹击：

“伊莲娜·芙兰根女士今晚是第 I 贝塔区最幸运的人。通常

1. 英国伦敦一座五星级豪华酒店，位于西敏市河岸街，1889年8月开业，是英国第一家豪华酒店。它被称为“伦敦最有名的酒店”，现在仍是伦敦最负盛名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来说，这位三十一岁的学校教师每天下班之后，驾驶她开了七年的1.5g排量的马克14.B家用车回家，需要花费四十二分三十秒，但是今晚，她却只花了平时一半的时间就到家了。为什么呢？因为她一路遇上的全是绿灯。刚才我们问了芙兰根女士，她是如何度过这省下的时光的，她说自己把时间用来看电视了。”

他们去的每一家旅店的门厅里，都有着比咖啡馆更多的屏幕。当他们终于找到一家有空房的旅店时，“我们只剩下顶楼的一间了，”阴沉沉的前台嘟囔着说，“这位女士得跟你们挤一间。”这间房里也有一块屏幕，正对着空气播放画面。

罗丝重重倒在了房间里的单人床上，拿起遥控器开始换台——新闻节目、新闻节目、新闻节目……一档看起来像是电视剧的节目：半打二十来岁的人坐在沙发上打发时间，谈论着他们自己。“真人秀。”博士说道。

早些时候，在咖啡馆里，博士掏出自己的通灵纸片，在桌上的读卡器上刷了刷。当然啦，机器读不出那张纸，但是经理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博士的“信用卡”是真的，只不过有些皱巴巴而已。他把想象中的信息复制进了自己的平板，然后就看着这群不受欢迎的客人离开了。

那张纸在旅店前台发挥了同样的作用。罗丝指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偷鸡摸狗，但博士只是耸了耸肩，说道：“他们起码得这么感谢一下我吧，毕竟我可是要拯救这个世界的，大概。”